



【风过留痕】

小书橱塞满了我读书的故事

□许志杰

在后院看见了早年家里用过的书橱，有些陈旧了，表面布满了灰尘，搬到院子的中间，两手晃动了几下，竟然还是那么坚固，卯榫处还是那样严丝合缝。找了抹布认真擦拭，不一会儿便是如新的感觉，记忆瞬时洒满我的眼前。

这是我们家的第一个书橱。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或者是我出生的那年，父亲在他工作的青岛找到了住处，待收拾完了就让我们一起搬去居住。那会儿自己打家具，父亲就在老家找了技艺上好的木匠，做了一整套的实用性家具。有一张双人大床、两个小的床头柜子、一个不大的餐具柜子，还有就是这个能容纳百十本书的小书橱。就在全家一切准备得差不多，找合适的时机准备搬家的关键时刻，年近八十的曾祖母突患脑中风，卧床不起。当时爷爷奶奶已经搬到张店居住，日常起居尚能自顾的曾祖母原本是跟我们一起居住，由母亲照应。不料出现如此变故，爷爷奶奶上了年纪，又居张店，不能伺候，曾祖母只能跟着我们迁居青岛。那时候的出行条件极其有限，怎么把曾祖母搬到青岛就是个相当困难的事。交通工具不好解决，怕路途遥远，老人家经不住折腾。于是父亲与爷爷奶奶商定，我们搬家暂缓，等曾祖母的病情有所好转再行此事。虽然说是再行此事，以曾祖母的年龄和病情，恐怕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好转的，既如此则安之，本来已经准备打包运输的家具全部铺张开来，该用的用，小书橱派上用场，被放到三抽桌的一头，放着父亲买的一些给孩子们读的书。果然，这一放就成了永远，曾祖母在床上一躺八年，随着政策变化和我们家人口增多，再从老家搬到青岛去住已经不可能了。

小书橱是我的精神高地，我的读书史始自这个与我差不多同龄又有很多故事的小书橱。古人曾云，书中自有颜如玉，还自带黄金屋，此话直白且夸张，但是还很不够，甚至没有点到人生与书最为紧要贴切处。我要说的是，书中还有比黄金屋和颜如玉更为珍贵的儿时快乐与人生故事，这是什么也换不得的。回头想我该读书的那个年代，正是读书无用论泛滥害人时。乡村小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民办老师种地教书一肩挑，到了农忙季放下书本带着学生到生产队帮工。农闲时县上、公社甚或生产大队，大会小会开个不断，学生被晾在一边，今天自习，明天自由活动。孩子们倒是欢快愉悦，知识从来没有走进他们的脑海。我很幸运，因为家里的小书橱里会有父亲不断增加的新书，每一本新书的到来，都是父亲给孩子们打开的一扇看见陌生又新鲜世界的大门。我好奇心重，很感兴趣，经常小半天就看完一本书。

父亲是青岛机务段的一名火车司机，他的开行方向以胶济铁路为主，蓝烟铁路为辅，起初是驾驶货物列车，后来改为客运列车司机。以青岛为基地，辗转于济南、烟台、坊子，每到一地，就换班休息，时间还是挺充裕的。休息完了，他们就会结伴去火车站附近逛街。那时候虽说新华书店已经开到县城和大一点的城镇，但要买一些紧俏的书，还是要到大城市的书店，尤其是省城济南的几个书店，是父亲最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买一些他自己喜欢的文史类书籍，再就是给孩子们买小画书(连环画)以及科普知识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属于这些读物中的大部头，

因为各分册不是一次性出版的，需要慢慢凑，所以父亲要求我们，无论谁读完一本，一定要完好无损地放到书架上，这样就可以在凑齐之后成为一套完整的版本。听从了父亲的话，从第一册开始，边读边增加，用了几年的时间，一套完整的《十万个为什么》14册终于凑齐，至今被我保存完好。把小书橱带回来，放到我的“佛山书坊”，迫不及待地把一整套《十万个为什么》和保存下来的小画书放上去，还原了我记忆中的一个场景，幸福陡然而生，想象着又能像小时候那样捧着一本书，边看边等着母亲喊“吃饭了”，看书的热情便高涨起来。

有位现代作家曾经这样说，世间哪种知识，书里没有？哪件事实，书里不曾记载？哪一些人生乐趣，书里不能供给？相比于颜如玉、黄金屋，可见古人与现代人对于读书自有不同的个人感受、表达方式，无分优劣，却说出了一个真理，读书与不读书会有不一样的见识与认知，可能无关乎结果，至少审美体验会有大不同。前些年受邀为中国出版家罗竹风作传，其中写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时主持出版的《活页文选》，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小书橱里原来摆了一大摞《活页文选》，我曾经粗粗拉拉地翻了不少，多是古代著名篇章，当时对文言文不甚了了，真正读下来、记在心上的不多。但它简单明了的封面设计和随身可带、顺手可读的方便，留给我的记忆很深。父亲经常塞一册放在包里，工作之余去读。有了这段记忆，下笔写出出版家罗竹风，注入笔端的思想与感情一下子浓烈起来，感觉不仅是为罗老写传，还在写父亲那个时候的读书乐事以及自己的读书往事，并依此得出认知：写东西不能强求而为之，要有自己的精神基础，重要的是具备丰沛的感情支配，才能下笔如有神。

小书橱是我平常日子的中心地带，从此出发寻找理想的彼岸。记得有一本叫做《新来的小石柱》的薄书，写生长在农村的小石柱被招到体操队，原本毫无基础的石柱通过刻苦训练，成长为一名优秀体操队员的故事。有一个基础训练动作叫“两头起”，开始我弄不懂其意思，恰好书里有一幅插图，一看很明了，就是躺在垫子上，把腿拉直，与上身一起用力往中间靠拢，以手指触碰脚尖为一个完整动作。小石柱从一个动作开始练习，直到一连串做下200个，成为整个体操队第一人。那时候我也跟小石柱差不多年纪，由此备受鼓舞，叫了几个小伙伴到操场每日苦练，也是一连串可以做到二三十个。几十年过去，现在做几个当不在话下。可惜的是当年那本《新来的小石柱》不知去向。小书橱回来了，我就买了一本添置到小书橱，冀望能再得“小石柱”鼓舞，每日“两头起”。还有一册《床上八段锦》，与时下流行的八段锦不是一回事儿，这个更简单，睡前或早起在床上就可以完成。疫情期间不能出门，找出《床上八段锦》睡前睡后照本演练，由此形成习惯，只要时间充裕，就做一下，神清气爽。

一本书会是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书橱却可以集合好多本书，从而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在这里能够触摸历史，拥抱亲情，唤醒岁月消磨去的青春荷尔蒙。小书橱不仅是书的安身之地，放上一些家里过去的照片、用过的物件，平静温暖，便是多彩的生活日常。

【文化杂谈】

我所认识的周三读书会

□张期鹏

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先生说：“济南周三读书会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文学现象。”评价可谓高矣。依我看，这是很符合实际的。

对于“现象”，有多种解释。具体到周三读书会，似乎接近这种说法：“文化艺术界指由于某种创作或研究而引发的社会效应。”或者是这种说法：“指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又被大家所熟知的社会风气或行为。”是的，周三读书会是一种“现象”，因为它的社会效应明显，并且已经成为济南人所熟知的一种“社会风气或行为”了。

张炜先生所说的“文学现象”，应该还有“现象级”的意味。我查了一下，“现象级”是由英文Phenomenal直译过来的，意思是指卓越的，一般用来形容超级优秀的人或事件。今天的周三读书会，已经具备了“现象级”的萌芽。我相信，它会一步一步走到那个高度的。

周三读书会值得肯定的东西很多，它的“三性”尤为突出。

一是长期性。它从2011年11月30日在济南泉城公园点亮第一盏灯火起，至今已走过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十多年，五百多个周三；一群人，近四千个日夜的阅读、交流与欢笑。他们成长了自己，温暖了别人，为泉城济南带来别样的风景。

二是稳定性。周三读书会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也有一个人员进进出出、因各种原因不断迁址的过程。但它的领头人、核心成员始终没变，基本力量相当稳定。这是它得以长期坚守的基础。同时，每一个因各种原因离开周三读书会的人，都是身离心不离。“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很多组织那里不过是一句口号；在周三读书会，已经变成每一位参与者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动。这是很了不起的。周三读书会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有水流进了，有水流出了，沉淀下来的是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三是典型性。所谓的典型性，就是可学习、可借鉴、可推广，不是“盆景”，也不因曲高和寡而难以复制，不因过于俗陋没有价值。它的活动时间固定，组织形式规范，内容既充实高雅又贴近每位成员实际，很接地气。他们坚持用文学创作引领读书，学员作品交流占比达三分之二时间，大大激发了大家的创作热情。这些使它具备了典型性，这也是它能够在周边地区不断设立分会和创作基地、活动基地的原因。

那么，济南周三读书会这一“文学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是文学的巨大魅力。如果没有文学，没有文学的巨大魅力，大家是不可能坐在一起的。一般认为，今天是一个文学的低潮期，是文学被冷落、被边缘化的时期。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有一个时期搞全民诗歌运动，“工厂诗人”“农民诗人”成片成片地冒出来，好像是文学的高潮期，可是留下了几个诗人、几首诗歌呢？还有一个时期，全民批孔

老二、评《水浒》，也没见培养出几个像样的评论家、研究家，没见有几篇经得住推敲的文章传世。那样的时期，才是文学最受伤的时期，是文学彻头彻尾的“低潮期”。文学的价值，只能由热爱文学的人说了算，不是由社会思潮、社会环境说了算的。如果有人还坚持认为现在是文学的低潮期，那就请他到周三读书会来看一看吧，他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印象和观点。

其次，就是组织者的真情组织和参与者的真心参与。炳锋先生作为周三读书会的主要组织者，他的真情是非常可贵、非常感人的。他在组织周三读书会的过程中，经历了多少误解、嘲讽、打击，经历了多少困难、阻碍、悲伤，承受了多少有形无形的压力，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但肯定是数不胜数的。他跟我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从小就认准了一个理儿，事不在大小，贵在坚守。这样一个人，谁不佩服？周三读书会创办之初，炳锋先生就提出了简约务实的“去三化”指导思想。后来他又提出“四个坚持”，即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作品说话、坚持能者为师、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以及“平等、简单、诗意”的观点，大大地提升了周三读书会的境界，打开了广大学员的思路。

还有周三读书会的参与者，那番热情啊，让我每次都有一种被火烘烤的感觉。他们是真心参与。我在济南很多重要文化场合，都看到过周三读书会成员的身影，他们每次见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周三的”。他们从心底洋溢出来的笑容，让我觉得世界上最美的花朵也不过如此。

第三，就是支持者的真诚支持。周三读书会用真情和真心赢得了很多人真诚支持，其中不乏大家、名家。张炜先生自不必说，他在不少场合都讲过周三读书会；他的评价，是对周三读书会最有力的支持。他把周三读书会推荐到了中央电视台《朗读者》栏目，产生了强烈的文化效应和社会效应。他还亲自参加过周三读书会的活动。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回家之后就因受寒感冒了。不过这也没有阻挡住他的热情，前几天他还对我说，抽机会一定再去一次周三读书会。

著名作家刘玉堂先生生前去周三读书会，是我邀请和陪同去的。他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回来后很长时间都念念不忘。

还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济南公交公司免费为周三读书会开通了到站提示音，在全国是少有的。这种真诚的关爱，是周三读书会不断前行的巨大精神动力。

我不是周三读书会的成员，但有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问自己：“我不是周三读书会的成员吗？”其实，周三读书会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读书组织，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是作家成长的摇篮。

书是没有边界的，读书人是没有边界的，文学创作是没有边界的，读书会也是没有边界的。这大概就是文学的魅力、读书的魅力。